





金石編卷一百二十三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

鳳翔府停廢寺院牒



治高二尺七寸廣二尺分上中下三截上十七行行
一十三字不等中十二行皆書法名下刻長
興萬壽禪
院牒行書

中書門下 牒鳳翔府

准顯德二年五月七日勅文應天下僧尼寺院除已指

揮存留外其餘並行停廢毀圯者牒奉

勅訪聞諸處多有山間皆是靈境古跡之地亦在停廢

金石錄卷一百二十三
之數宜令指揮其逐處山寺如未經毀圯者並與存留
如山下有屬山寺下院亦與依此指揮仍具存留去處
屋宇佛事數目聞奏其州縣軍鎮城郭村坊經停廢寺
院一依元

勅處分牒至准

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十二日牒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兼侍中

山門兄弟法名

凡二十六人名不具錄

按碑刻長興萬壽禪院牒陝西通志鳳翔府寺觀
無長興萬壽禪院名故興廢無攷牒載准顯德二
年五月七日勅文應天下僧尼寺院除已指揮存
畱外其餘並行停廢毀拆者此勅舊五代史載之
最詳是月戊辰朔七日乃甲戌也通鑑載天下寺
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
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
指挂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諸條皆本之舊史
所載勅文勅文又載諸道供到帳籍所存寺院凡

二千六百九十四所云卽此碑所謂除已指揮
存留者也長興萬壽禪院已在停廢數內至是年
復行存留是以刻此牒也年月後三行但有結銜
而無姓名以太祖本紀攷之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爲魏仁浦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爲王
溥司徒兼侍中爲范質也

慶唐宮延生觀勅

石高廣均二尺七寸二分
十行行十九字正書

聖旨事

大唐貞觀拾柒年正月十五日太極殿早朝

奉

太宗文武高皇帝聖旨詔行天下朕始卽位二

次首放宮女六千中有賢妃哲后悟點宮庭隱跡出家
修道眞素正古元風地方官司依實表奏 朕准該部
請旨修理勅封護持便宜等因德陽殿欽奉 睿宗皇
帝聖旨惟我 皇姑婦道昇騰朕委中書平章王允中
賁領內庫金帛前詣修道之跡大建聖容殿御製碑文
琢造 太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元宗公主玉像眞祠
飛白慶唐宮延生觀並爲額女道每員名袍一領御賜
白米伍伯碩帛一千疋田土一十頃以供修補永充齋
食乞免科率庶懇志於焚修敢有輒行他議以違御筆
欽此欽遵本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太后太皇后聖旨

詔行天下道庵宮觀有奉老子帝王聖容處都是我
家 皇上祖宗社稷主凡諸王駙馬家族文武等官豪
軍富民似前更改欺占者悉照秦國公斬
聖旨着禮部重刊榜文通行天下知道欽此欽遵

大宋建隆二年八月十五日

知宮提點呂道口立石

按此碑語多鄙猥無論其他卽唐太宗初諡文武
聖皇帝後增諡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此碑乃稱
爲太宗文武高皇帝宋杜太后以六月甲午崩此
碑紀八月十五日而文云本月十五日欽奉太后

太皇后聖旨云云其謬顯然又文內有云節准該部請旨以違御筆欽此欽遵聖旨著禮部重刊榜文欽此欽遵等語頗不類宋初人製作疑是後世村庸道流所僞託姑錄存備攷

太一宮記

碑高六尺六寸二分廣三尺一寸
二十九行行六十四字正書篆額

華山陳搏撰

鄉貢進士宋復書

鄉貢進士陳義篆額

渾淪未剖含溟滓於太虛之中元卦纔分布妙化於無

方之外清濁昇降天地由分列宿朗而日月明四時行而陰陽化信乎仙山靈嶽福地洞天莫不由精英之所聚口秀之所變故國家封崇旌顯以表其神異焉終南山太一宮者卽太一降臨之地也因其受封故得而名焉于古雍之東南玉案之西北東接藍水福地西連太白洞天左右有千齡觀右有萬年宮涵鎬兩間杜陵之首山水秀絕靈跡環遶寔萬古神仙之宅也自漢室元封初武帝所建也帝一夕焚香於別殿忽覺滿庭輝朗神告浮空帝惕然潛聽曰將中秋日太一靈君降于終南山與國爲福當建宮殿以俟奉安語已寂無所聞帝恭

默誠謝待旦詔下有司問太一竈君何聖號也奏按道
藏三洞秘典廼九天無量三昧太一竈君也居三境上
元之上在九陽天中之天爲萬化之根元作九天之祖
母統三界女眞定周天風雨江海神龍河瀆主宰一切
水仙莫不隸焉其諸太一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列星
官爲天皇之上相照寰海作至聖之尊神司人倫善惡
統嶽瀆靈官年豐歲儉旱澇災傷無不總焉或經游分
野臨照邦家感道德而降休祥應荒淫而生災沴故國
家應運修崇精誠嚴奉以資皇基永固帝業昌隆武帝
由是勅下起宮於此奉安三昧太一竈君并十神太一

至期武帝鑾輿躬臨清衷虔禱果如神告忽然山川震
動簫鼓鳴空雲鶴蕩逸天花散墜于宮南巨谷間摧峯
裂岫萬仞絕壁下化成池沼紺波雲動水色霞輝谷之
西北數峯巍聳上現樓臺金碧爛光紫烟帝悸然敬謝
尋封其山曰太一池曰澄源修太一靈君祠於池之側
祠成其化宮失矣惟神沼存焉遂分上下宮皆錫羽流
焚修于光熙中奉勅重加完整詔三洞法司梁謚主其
宮事法師道業高邁德行崇顯內守眞籙外專眞素每
奉徵命祈晴禱雨却厲儲祥無不感應至太興元年戊
寅歲上昇晉元帝聞而異之遣中使就山設普天大醮

封龔君祠爲金華洞天并上下宮額悉皆御書及謚法
師爲昇龔天師以發輝至道旌顯龔風俾萬世修真之
士知仙可學而得焉茲後三元五臘八節四時請福祈
恩壤壤如市建隋開皇中興崇尤盛繼有道士楊景通
住持景通眞渾淪仙客高道奇人也善胎息辟穀煉氣
出神咒水飛符役使六丁召龍致雨救旱蘇危卽有歲
時至唐高祖始定天下聞而驚喜曰太一者五福之主
萬乘敬仰之庭眞人賢聖間世而出寔天下太平之兆
也遣中貴降手詔修崇殿宇一槩鼎新選戒潔道流三
十員以奉香火及賜土田遶宮周廣五十餘里以爲齋

給之費於景龍三年上元日楊景通升堂鳴鼓召門弟子曰吾將朝元始上帝汝輩修真無令自惰人身一失永劫不復俄有瑞雲覆地鸞鶴翔天金童玉女迎師浮空冉冉而去異香清氣餘月不歇師于真觀間已三百歲矣時中宗

皇帝聞而倍加稱嘆感不得夙授真教北面以師禮事

之御撰讚文遣上卿降香及勅修澄源閣於池之北翔

昇仙堂於下宮至開元中靈宗皇帝鑾駕詣宮登壇虔

禱頃忽祥風異香爛霞輕靄彌覆壇上中有神仙隱隱

而見天衣羽服鶴駕霓旌帝拜首俯伏請問國之休咎

仙一一垂諭少選雲色高舉鶴駕遶天上稽首祈謝以

仙語書其冊自爲駕鶴篇卽修駕鶴軒於宮之西北隅
帝親文其碑以彰神異鑾輿歸國頒宣中使繼踵不絕
自僖宗皇帝入蜀之後兵火數至道流潛遁宮宇隳滅
所賜常住悉爲衆有存惟兩宮基址尊像而已其諸盛
事廢失之盡上宮傳呼爲澄源夫人之廟下宮爲太一
之觀其澄源者卽當時所封池閣之名也夫人者乃太
一聖君也蓋歲月浸久後人不知其源相習之訛嗟乎
靈宮眞府半爲樵叟之家仙圃芝田盡作荒榛之野修
崇廢久靈沼仍存風雨順時尚爲民福至後晉相國桑
中令出鎮古雍下車之始歲旱之甚稼穡枯槁民不望

生公親詣山恭誠懇禱卽口應祈雨勢霽沛隨時霑足
遐邇歡呼仕民均慶公欣然嘆曰神聖靈感其速也如
此遽奏朝廷支省錢重修殿宇復置道士住持精專完
飾嚴潔焚修奉國家請福祈祥爲兆民除灾却疹寔寔
中之聖槩海內之靈宮謹叙故實眞記云耳

大宋建隆三年歲次壬戌正月一日住持焚修上清
三景大洞法師崇龢大師賜紫道士王若海立石

大宋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庚寅朔十日己亥太一觀
主兼管勾太一湫事賜紫道士王希美重立石

前觀主監觀道士劉希文 副觀主道士皇甫希旦

尚座兼殿主道士秘希孟 監齋道士尹希元

化主道士降清堅

前興國觀主道士范希聖 前殿主道士楊希徵

三清觀主道士敬司道 庫主道士趙遵道 典客

道士馮清補 掌籙道士鄭清遵 表白道士嚴道

光 前殿主直歲道士張淵希

按此碑題曰華山陳搏換鄉貢進士宋復書鄉貢

進士陳義篆額文多夸誕事無可徵似非希夷手

筆恐亦道流所託也宋復陳義名不見於書譜陝

西通志長安縣有元君廟在縣北三十里馮黨里

創自唐代又古壇廟有泰一壇元光二年從亳人
繆忌奏立於長安城東南郊禮樂志武帝祀太一
甘泉在京西北云云而別無所謂太一宮者按亳
人繆忌奏祠太一事見史記封禪書事在武帝立
之十八年是年爲元朔六年非元封亦非元光通
志與碑皆不合通志又載咸寧縣有太乙元君行
宮在東關鮑坡坊舊有廟在太乙谷士民以其去
城甚遠不便祈祝故建行宮未知創自何代云云
亦非碑所稱太一宮碑云後晉相國桑中令謂桑
維翰也新舊五代史維翰傳均不載其鎮雍時歲

旱禱雨之事蓋皆荒邈難稽矣後題道士王希美
平直重立石云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庚寅朔十日己亥
而不書何月宋史徽宗紀是年月皆不書朔稽遼
史朔考是年十月庚寅朔也後道士題名者有曰
肅希孟曰降清堅祕降二姓不多見

重修文宣王廟記

碑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四分文二
十五行行四十八字行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殿中

侍御史劉從乂撰

上闕

昭吉書并篆額

昔在先王法龜圖而畫卦降于中古效鳥蹟而成文吉
凶生而爻象興仁義起□□□□□□□□□□所以察
鬼神之情狀窮天地之變通考往知來鈎深索隱則物
無遁形矣是知典墳者所以復父子之孝慈正君臣□
□法立言垂範與士作程則人知所措矣非規矩則不
能定方圓之用非準繩則不敵質曲直之疑憲章開八
政之源名教挈五常之器必由是也何其盛□故得國
有庠鄉有校黨有序家有塾雖設教不倫其歸一揆譬
乎貞筠勁挺假□羽以滋深美璞珍奇成琮璜而益貴
然後□
仲尼之道揭而行之与日月以俱懸

仲尼之德推而廣之與江河而同濶輔相
皇王之大業天縱多能弥綸宇宙之全功日彰聖績其
於遺風餘烈賁古輝今□□復書昔唐之季也大盜尋
戈摧臣竊命地維絕紐八鑾逕殛於東周天邑成墟三
輔悉奔於南雍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時爲居守
纔務葺修遂移太學并石經於此露往霜來彫墻半圯
塵封薜駁塑像全隳屬吾道之有歸見斯文之不墜

我太師令公稟

嶽秀川靈之英槩負

虎眉犀額之雄標張

智勇以經邦立誠明而

馭下鳴鍾沸鼓辛勤討伐之勲攬轡登車慷慨澄清之

志

皇帝關統之明年也念漢五陵之豪族聚
驚輕浮秦四塞之要衝推埋剽掠將祛故態每念難材
閩外牙璋方思宿將閩中管鑰荐委

通賢一角來

而上應玉繩九苞鳴而動諧金奏仰分

憂寄旁奉

政條投惠而民懷發奸而吏懾申明獄訟引決如神勸
課耕乘服勤務本令出而隨如注壑化行而速若置郵
加以鈴閣曉開劇談名理玳筵夜冷高會英儒一日因
謁靈祠頗謂賓佐曰厚祿高官咸稱弟子隳垣壞宇孰
念

宗師豈口口務通方不資於國耶致功成

利無益於民耶觀風吏斂衽而對曰昔者

仲尼

生於周之末世事於魯之亂邦長幼失宜冠簪亡序繇
是刪詩書而定禮樂贊易象而修春秋扶世導民勞形
役智卑棲下位則席不暇溫歷艱諸侯則車無停響斥
手齊而逐于宋厄于衛而困于陳每屈己以救時欲化
風而成俗昭王厚禮固輕于社之封矧寸祿乎靈公竒
待不顧萬鍾之粟矧束脩乎孟軻所謂生人已來未有
如夫子者也功如是德如是豈無益於民乎豈無資於
國乎

我太師令公取製度之規以摸黌舍量經
管之費遂出俸財霞張夢奠之楹粉耀藏書之壁增華
崇麗眩目驚心青瑣丹梁見廊廡軒墀之藜藻扁黼帳

有豆遵皮櫝之儀莫不賦采揮毫參靈運思堯身禹狀
口神凜凜以如生月角山庭畫像華華而在列介珪華
衮享王爵於高封八簋三牲遵國章於常祀工徒告畢
廟貌斯嚴英旄口口之賢瞻之如市挹讓周旋之教靡
若從風里間焜耀於搢紳文雅闡揚於洙泗從又功虧
摘槩才類編苦叙美圖芳俾刊貞嚳口口課拙強扣庸
音時大宋建隆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瑯琊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

彦超

安仁祚刻字

宋史文苑傳有劉從義善爲文章嘗續長安碑文爲遺風集者當卽其人

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乃宋初王彥超鎮永興軍重修文宣王廟劉從義爲文以紀其事也永興軍京兆府卽今之西安府宋史王彥超傳彥超

東都事略字德昇

大名臨清

人周顯德中官京兆尹永興軍節度六年移鎮鳳翔宋初加兼中書令代還未幾復以爲永興軍節度此碑之立卽其時也碑末題彥超結銜首曰推

誠奉義翊戴功臣文獻通考載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宋朝因之宰相初加六字餘臣初加四字其次並加兩字彥超官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與宰相同體碑載功臣號六字當是初加也但通考所載賜中書樞密院臣僚功臣號凡十一而以此碑六字校之只翊戴二字相合其推誠奉義四字並通考所不載豈通考遺漏耶撰文者劉從乂史無從乂而有從義或是一人然史附文苑鄭起傳與穎贄董淳張翼譚用之張之翰並列贄淳並詳其官從義但稱其多藏書續長安碑文爲遺風集二十卷

下云餘皆官不達則從義之有官明矣而不詳何
官據此碑是以工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爲觀
察判官也彥超官兼觀察處置等使從父似卽爲
其屬官故得換文記修廟之事書篆者但存昭吉
之名而闕其姓無從考矣碑云天祐甲子歲太尉
許國口公時爲居守纔務葺修遂移太學并石經
於此據元祐五年黎持石經記石經舊在務本坊
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
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白鄩請輦入
城乃遷置於此卽唐尚書省之西隅也陝西通志

載西安府城天祐元年匡國軍節度使韓建改築約其制謂之新城是築新城者韓建也天祐元年歲在甲子兩五代史皆言建仕唐昭宗朝光化元年封許國公皆與碑合則碑所闕許國之姓乃韓字也至黎持所記建築城時經石委棄于野劉鄩始輦入城而碑則云韓公居守遂移石經彼此互異兩五代史劉鄩傳又不載移石經事黎說之是否不能定也舊韓建傳稱建以天復元年表爲許州節度使昭宗東遷以建爲佑國軍節度使京兆尹至天祐元年改青州節度使而陝西通志稱建

爲匡國軍節度使匡國卽許州梁時始有此軍名
陝志固誤且舍京兆尹而追稱前官陝志尤誤也
彥超鎮永興史不書其政績賴此碑紀之甚詳而
於修廟事則陝志學校門亦略而不載金石之有
碑於掌故者類如此文中以脅爲脅僅見蜀石經
字書不收蓋當時之俗體也

重修開元寺行廊功德碑

并序

碑高八尺六寸四分廣四尺三寸三十分
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殿中

侍御史劉從乂撰

前攝彰義軍節度巡官袁正己書并篆額

詳夫元氣分形寥廓俄成於幻境大明引曜運行莫息
於流光六根滋嗜慾之萌口化窘榮枯之制究成住壞
空之理得見聞知覺之心想乎百億湏弥不出死生之
口三千口土未離煩惱之端則知實際常存真空不壞
一塵一切筭壽量以寧窮非女非男思了因之難解指
無生示生之域歸無滅言滅之鄉窮數知來鳳麟不能
考禪天之數運情口變龍機不能測惠地之情於戲愛
浪翻空昏衢漲日

无上覺皇之旨設彌能

仁有緣群類之心藏諸頓詣斷回物起遷之見恢化人

不倦之慈決性海之本源塞口山之支徑廣導四依之

衆大開八正之門矧其靈跡相追法輪不退月氏

音使支

者初傳石室之經踈勒國王遠奉金襴之貢發揮聖道
遂質疑心覩佛日之載隆扇靈風而益遠昔唐之季也
四維幅裂九鼎毛輶長庚韻月以騰芒大盜尋戈而移
國帝車薄狩夜逐流螢民屋俱焚林巢歸鷺銀闌綺都
之壯麗坐變丘墟螺宮鴈塔之精嚴僅餘煨燼天祐甲
子歲華州連帥許國韓公建遷爲居守重務域民旣香
刹之新崇列寶坊之舊号閱今存之院額皆昔廢之寺
名當其製度權輿經營草創時移事改鳥雀喧於壞簷

風去雨還榛蕪振於荒砌

今皇帝開階立

極御辯登

皇握上帝之靈苻晷先王之寶命緣

綈白揜出廌榮河紫蓋黃旗鬱爲嘉氣五方述職八表
同文百神趨駕象之座四塞守輪龍之約冰天

月竊咸輦賁以來

庭衢室總街每翹旌而

舉善庶人不議多士以寧禹會塗山思朝萬國湯興景
亳將顯七名明年太師中書令瑯琊王公

言自岐陽入趨

魏闢欲量能而覈位先議賞以

疇庸

舊旃守方俾鎮咸秦之地丹書著誓

永傳

帶礪之勲

幢節再臨室家相慶

我公玉麟馬瑞金虎儲精

壯氣

雄風早負人中之勇

高牙暢轂屢揚閩外

之權縱橫而

識洞機先薰灼而

名

居實下

忠規孝道獨曠緹緇

偉度冲襟

旁吞江漢暨坭

車致化口刃皆靈導民而引義

正身詢事而推恩廣下去蝟政蠹民之弊喧昔襦今袴
之謠里巷相懽奸豪屏跡杜驕期於過侈防巧詎於深
文接畛連疇污萊盡闢充衢塞隧貨賈成臻昔者獻月
捷以告功翼天飛而佐命徐城旣陷

漢節遄加

言念平陽實隣并土邊鄙有蕩搖之懼壇場疲侵軼之

勞仰奉

帝俞遂膺朝選屬雲中塞候罷警高烽

河內咽喉方求口將拔橫槩據橋之勇授

擁旄

仗鉞之恩領蒲坂之山河移僻田之屏翰察俗於剪鶉
之野頒祿於鳴鳳之郊入境咸蘇從風率化而

又荐臨舊治益煥

殊恩輝焯

數朝便蕃

八鎮

養堂侍膳獨耀班衣

台袞鳴環首親

文陛所居卽化所去見思奉晏子之一心脩淨

名之十行立勲勞於討伐屢積

恩封享富

貴於崇高潛明福報居常則怡情法樂扣寂禪樞再臨
北斗之城每結東林之社政成事簡潛會冥符越有文

慧大師賜紫嗣麟淨行出塵口名跨世念滅而心隨境
城圓通而眼入大通夙明三報之冥緣共讓十方之達
識登峯造極仰之弥高振壑澄瀾挹之無際潔操而金
潭映月孤貞而玉筍當秋比西竺之七賢纔堪把袂方
北山之二聖聊可差肩廻薰脩漸信之疑調懽悵難馴
之性大師以赤縣神州之故地黃圖帝里之舊都每願
聳激道心闡揚法教靖嵩之遊京口士庶遠迎支遁之
入吳興高僧延接主事等虔伸膜拜勤請住持許奉興
脩力行講化昇蜂臺而演秘揮象扇以談經施財則霧
集行檀馳辯則雷驚蟄戶一音斯暢千里不違其有樊

鄭豪華金張意氣皆願焚身作供荆血灑塵罷綺榭之
瓌材咸充法宇輟瓊厨之豐膳並作齋羞於是募匠庀
徒計功蕝事採丹梁於嶢谷礪碧礎於崑陵不周歲而
祿若化成不勞人而盡驚神速長廊迴合峻宇崢嶸飛
甍抗翼以排壺鏤案含葩而布藻增華崇麗散彩交輝
煒煒煌煌望之則形離而勢合熒熒亂亂察之則魂驚
而魄褫遂於四廊及講堂諸壁盡高僧計四百五十尊
然後訪彩筆於荻城飭彫墻於奈苑得長康之妙手邁
表舊之奇工會稽徒尚於沈標廬岳頃輒於宗炳遂按
寶唱僧錄道宣僧傳武昌石磔不自他求蜀郡鉉華咸

能自致含毫酌妙浣腸塗掌之流賦彩傳神白足青眸
之士殊姿異相如歸七葉之巖寶饒瓊裝覽列千花之
帳已而悉知悉見若天若人衽服靚粧繼日而拚裳連
袂鮮車怒馬凌晨而結轍齊駟非上士不能勤行非

賢侯不能諦信恢張溢美仰助

雍熙

終夜有聲似聽魚山之梵繁雲上覆遠聞龍界之香觀
之者輻湊千祥礼之者冰銷萬咎慈心所化盡歸不二
之門願力所持可舉大千之界邑人等以

我公推誠布慧服義酬恩留邵伯之棠者不足稱多立
藥公之社者未爲盡善願於梵剎乞寫眞容漢閣議功

已盡耿弁之像。口州好德爭圖陳寔之儀。盡四體之妍。
嬾加三毛於俊識。燕於邪廊。諸辟畫邑人別樹豐碑。紀
其名氏。僧正崇法大師。賜紫宗著。圍陀聚學。震旦馳名。
六入既除。萬緣俱寂。髻珠心印。密奉嚴持。岸枕貂裘。不
違檀施。僧判顯教。大師賜紫。希廣多聞。增智屢照。無疲
執惠。劒以降魔。觸虛舟而不怒。籌盈室內。已成過去之
回芥。落針頭。更待未來之果。邑人等或

賢侯幕

府珠綦璫席之賓。或上將爪牙。楚鏑燕弧之士。或七貴
伐冰之冑。或五陵藏鏹之家。或柞塞戍邊。或蒲珪宰邑。
並皆聿成勝事。共締良回。從乂也。學謝諛通才。非清發

講中軍之小品莫剖精微依

上相之初筵

靈塵

厚遇誤承見託勉述斯文贊弥勒之眞容

合歸傳亮銘釋迦之畫像遠覩隱佚永賁口林用刊翠
璽乃爲銘曰

大雄示現故号能仁三祇鍊行百福嚴身位登正覺劫

筭微塵難窮壽量迥拔沉淪

其一

具四攝心運六通力迦

維妙典娑婆靈跡闊解脫門鑿慈悲室道濟羣生化周

含識

其二

昭宗之季大盜挺灾鵠郊聚攬

鳳闕飛灰都

城谷變幕府洞開招提乍建法侶方來

其三

年祀旣深棟

梁摧朽越有高德善行慈誘駭韻俗耳作師子吼來集

萬善去離三垢

其四

戒珠含月智刃飛霜其功不伐其道

弥光廣化檀施脩崇寶坊盡徵願凱材搜豫章

其五

玳瑁

口排鴛鴦瓦密刻桷高口飛簷矯翼布藻垂文增華崇

飾翠屋凝煙丹楹赤日

其六

衆香爲地諸寶成宮覺身常

樂真相自空菡萏出泥旃檀逞風法王無礙神化難窮

其七僧寫五天廊成千步棹舉迷津榛披覺路白黑千衆

人天八部遠近歸依高仞仰慕

其八

象王獻果龍女持花

聲傳膳部教類耆闍蓮開之水穀變焦牙功隨願力福

等河沙

其九

於鑠

賢侯荐承

聖寄不忘付囑共成殊

利貞石是刊芳猷不墜再動毗嵐長存此地

其十

建隆四年七月十七日建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瑯琊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王
彥超

都料安宏

姪仁祚刻字

按此碑以建隆四年七月十七日立是年十一月
甲子改元乾德七月尚是建隆四年也王彥超及
撰文之劉從乂結銜與重修文宣王廟記同事逾
一年官位不改書篆者袁正己書史會要稱正己

汝南人善書而不詳其官位此碑結銜可補所未
備矣陝西通志載開元寺在咸寧縣治西唐開元
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元宗於延慶殿與勝光
師論佛恩德乃令天下州府各置開元寺一所此
其一也宋建隆四年中書令瑯琊王彥超及僧嗣
麟重修侍御史劉從義記卽謂此碑也据碑文寺
已燬于唐末天祐甲子許國韓公先已重建至是
乃增建四廊壁畫高僧四百五十尊卽所謂行廊
功德也高僧者似卽五百羅漢之緣起本皆僧嗣
麟資力而歸美於節帥故多頌太師王公之功績

碑書虎虓字皆闕筆尚浴唐諱之舊募匠作募匠
似係筆誤薦字作薦凡二處通用字也

陀羅尼經幢三種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幢高五尺二寸八面每面廣七寸三分各
八行後一面九行行字六十餘不等正書

經文不錄

開元寺新修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記

鄉貢進士黃麟撰

蓋聞法輪常轉無量導於虛空聖力難量運慈悲於口
界念之則口口億劫口之則獲福無邊而先覺者賢

乎開心田者鮮矣粵有信士王瓊瑯琊人也身雖凡俗
酷慕聖因早悟真空志歸元寂侈銀鈔金口敬寫貫花
節蔬食麻衣供勤禪葉今者罄搜筐篋

闕

歡喜奉行各

願扶持共圓功德旁求郢匠遠市佗山不累月磨礱越
浹辰鐫刻斯典也來因波利遠涉流沙傳西天梵文譯
東土唐語救善住不沈七返出帝利永託三天書

闕

皇帝履星御極懷斗當陽銅刁罷振連營鐵馬休征遠
塞華夷四裔車書一同願一切含生並同霑上善功成
翠瓔爭立香山背依講堂前臨佛殿端嚴寶相秋月滿
闕烏翻兔跂事往人非聊叙微猷紀于貞石

時乾德元年歲次癸亥三月十八日甲午建

會首王瓌并書

下行有僧正景饒等名不具錄

上闕

尊勝陀羅尼

幢高一尺六寸六分六面每面廣六寸各五行惟第四第六兩面均四行行十七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正書

咒不錄

大宋開寶七年歲次甲戌閏十月乙巳朔二十九日

癸酉建立

預修石外記

京兆府開元寺慈恩院講律臨壇大德賜紫口口俗年

六十六僧贖四十六俗姓杜卽是進和尚之弟□□□
口內受戒度人僧尼弟子三千餘人弗錄也

小師智口 師姪法義 師姪法永 院主師姪法

通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幢高四尺八寸八分每面廣七寸
四分各七行行六十四字正書

經文不錄

淳化肆年歲次癸巳八月丙辰朔十八日

開元寺釋迦院剏修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子壹座

下行院主等

僧名不錄

正定府龍興寺鑄銅像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二尺九寸二十八行行五十二字正書

眞定府龍興寺鑄金銅像菩薩并蓋大悲寶閣序

伏自太祖皇帝鴻基勑立道合軋坤致四海以歸
降使八方之貢獻西口口浙昇府淮南盡以稱臣梯抗
進奉唯有太原一境未順明朝太祖皇帝至開寶

二年歲次己巳三月駕親征晉地領二十萬之軍

至於太原城下安營下寨水浸攻城前後六十餘日並
未獲聖捷至閏五月內大駕巡境按邊至眞定府

歇駕第三日遂問朝臣在此何人久在衙府近臣

奏曰今有在衙孔目官紀裔見久在衙勾當 皇帝

宣喚到紀裔遂問言先在此處金銅大悲菩薩今在何

處紀裔奏曰今在城西郭外大悲寺內見在 皇帝

宣下諸寺院主首三綱紫衣大德來日於城西大悲寺

內接駕於齋時前後 大駕親臨於閣前下馬上殿

燒香 宣問大師大德菩薩畢竟是銅是泥菩薩有

一人大師法名可儔奏曰元是銅菩薩值契丹犯界燒

却大悲閣鎔却菩薩胃臆已上自後城中口口再修却

自後又奉 世宗皇帝天下毀銅像嚴鑄於錢又薦

起菩薩上面取却下面銅自後城中檀那又補塑却今

永全是涅槃苦口

皇帝曰朕憶得先皇顯德年中

世宗納近臣之議以爲奄有封略不過千里所調租庸
不豐邊備校貫屢空於軍實筭口莫濟於時口於是詔
天下毀銅像鑄以爲錢貨利用以資帑財金人其萎梁
木斯壞化身從革通有無於市征國府流形豈執着於
我相干人聚万人口見成功不毀雖卜議以出財

皇帝執議以不迴泊像壞之際於蓮花之中有字曰遇
顯卽毀遇宋卽興無乃前定之數乎物不以脩廢必授
之以興復時不可以脩否必授之以降昌我國家應乎
天順乎人革有周之正朔造
皇帝之基業今爲菩

口口於口外與大德移菩薩在郭內得也是時可儔大
師越班奏曰臣僧相傳聞 觀音菩薩揀得此一方

之地應是於此地有緣 帝言郭內踏逐寬大寺舍

別鑄一尊金銅像觀音大悲菩薩尋時差三道殿頭一

道入龍興寺量度田地寬狹遂喚畫匠特第畫地圖一

道入開元寺一道入永泰寺亦畫地圖三寺並將 進

呈 宣下於龍興寺內寂處寬大別鑄金銅像蓋大悲

閣於後五月內 駕却歸帝闕並無消息龍興寺寅

夜於菜園內常放赤光一道時人皆見寺僧遂請喚陰
陽官占此言道地下必有銅物極多前後三年口絕後

至開寶四年六月內天降雲雨於五臺山北衝澗下枋
欄約及千餘條於類龍河內一條大木前面攔住見在
河內未敢般取□□□具表文奏直詣 天庭 皇
帝覽表龍顏大悅五臺山文殊菩薩送下木植來與鎮
府大悲菩薩蓋閣也尋時 宣下一道使臣□□真定
府般取河內木植於龍興寺下納 宣頭一道差軍器
庫使劉審瓊監脩菩薩差衛州刺史兵馬鈐轄慕容得
業監脩菩薩通判軍府事范德明監脩閣像奉 宣鑄
錢監內差李延福王延光脩鑄大悲菩薩差八作司十
將徐謙蓋大悲閣差當府教練使郭延福雄勝指揮員

寮王大將南能曹司鄭又天場燒琉璃瓦瓶匠人鄭延
勲等監脩鑄蓋閣至開寶四年七月二十日下手脩鑄
大悲菩薩諸節度軍州差取到下軍三千人工役於閣
下基北坼却九間講堂堀地砌基至於黃泉用一重礪
礪一重土石一重石炭一重土至於地平留六尺深海
子自方四十尺海子內栽七條熟鐵柱每一條鐵柱七
條鐵筒合就上面用鐵蛇七條鐵柱皆如此海子內生
鐵鑄滿六尺用大木於鐵柱於胎上塑立大悲菩薩形
像先塑蓮花臺上面安脚足至頭頂舉高七十三尺四
十二辟竇相穹窿瞻之弥高仰之益躬三度畫相儀

進呈方得圓滿第一度先鑄蓮臺座第二度鑄至胸臍
已下第三度至臍輪第四度鑄至胃臆已下第五度至
腋已下第六度至肩膊第七度鑄至頭頂上下七接鑄
就所有四十二臂並是鑄銅筒子用雕木爲手上面用
布裹一重漆一重布方始用金箔貼成相儀千手千眼
具足四十二臂周圍相好端嚴威容自在尋覈救苦衆
生以三業歸依菩薩以六通垂濟

帝乃傾心崇建

四衆懇切歸依並願當來同登樂果講經論僧惠演知
雖不慙聊序脩鑄之因顯示後人用貫通於耳目大
宋軋德元年歲次五月八日記

按畿輔通志隆興寺在正定府治東一名龍興寺
又名大佛寺隋開皇六年建初爲龍藏寺宋開寶
四年於寺北重建後有大悲閣內鑄銅佛像高與
閣等宋太祖曾幸之卽此碑所載是也碑紀鑄像
之由云開寶二年三月太祖親征晉地閏五月內
大駕至眞定府幸大悲寺遂於龍興寺鑄金銅像
蓋大悲閣宋史太祖紀開寶二年二月伐北漢戊
午詔親征甲子發京師三月戊戌駕傳太原城下
四月戊辰幸城西上生院閏五月壬子班師壬戌
駕還戊辰駐蹕於鎮州六月丙子朔發鎮州鎮州

卽眞定府也紀不書幸大悲寺事鑄像建閣事亦
不載然碑亦但云幸大悲寺不云幸龍興寺此通
志誤也眞定府在宋初本名鎮州至慶歷八年始
置眞定府此碑乾德元年立而卽有至眞定府歇
駕之語何耶碑載契丹犯界燒大悲閣鎔菩薩胷
臆已上檢遼史太宗紀會同九年晉出帝開十一

月戊子朔進圍鎮州燒閣鎔像之事或卽在是時

通鑑及契丹國志皆不載圍鎮州事惟舊五代史
晉少帝紀是月北面行營招討使杜威行次五強
聞契丹入寇會張彥澤自鎮定至言契丹可破之
狀于是大軍西趨鎮州則遼太宗之圍鎮州亦正
在是時碑又載周世宗毀銅像鑄錢事兩五代史

宗紀皆不詳歐史但言顯德二年九月丙寅朔頒銅禁薛史亦但言詔禁天下銅器始議立監鑄錢而於食貨志亦不詳毀像事惟溫公通鑑詳言之云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像爲疑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馬氏採此語入之錢幣考可見溫公通鑑徵引之博歐薛兩史所不及也此碑更加以神奇之說謂毀像

之時於蓮花之中有字曰遇顯卽毀遇宋卽興無
乃前定之數乎其詞未免過於夸誕矣文爲寺僧
惠演撰鄙俗不足論末題大宋乾德元年歲次五
月八日有歲次而無干支其疎可見至書梯航之
航作抗勝捷之勝作聖皆別字琉璃瓦甌字書無
甌字集韻有甃字與盆同不可施于殿閣者甌字
或瓠字之訛爾雅釋宮瓠甌謂之甃也其云五臺
山北衝樹下枋欄枋說文云木可作車欄集韻云
大木也又云修鑄大悲菩薩差八作司十將徐謙
八作司之官見宋史職官志將作監有東西八作

司掌京城內外繕修之事至入作司之有十將則
史所未詳

重修中岳廟記

碑高四尺九寸廣二尺六寸七分二釐一行行三
十七字行書篆額在登封縣中岳廟峻極門左

鄉貢進士駱文蔚謹撰并書

傳經講論沙門守鑑篆額

恭聞聰明正直者神於是乎封五岳命四瀆以主天地
之柄溫良恭儉者人於是乎位三公侯萬戶以序君臣
之政神之靈雪霜風雨應其候人之亡士農工商樂其
生是知神正則福善人貴則通神旣感應以相符在影

響而斯契

嵩岳廟者名高祀典位冠中央南汝

川而北洛川地封靈鎮左太室而右少室天設神宮

國家祭享之外

留守禱祈之暇每至清明

屆候媚景方濃千里非遙萬人斯集歌樂震野幣帛盈
庭陸海之琛咸聚於此或曰非禮然事涉餘論且理亦
存焉使人畏其神則暗室之中有所思也使人畏其法
則康莊之內有所懼也若畏其神懼其法成政之道亦
在茲乎其如所獻不可勝紀雖云廟用未曰精專歷政
口口口草昧事不有明略無由立功古今留守侍中
稟岳之英得河之靈許之國忠貞施政肅清於是

奉 君之餘愛民之暇乃偵斯邑備聆厥由一日
命寮佐曰食 君之祿豈徒然哉今欲務本成政

如斯可乎四座咸曰善於是選彼公人監之於廟未逾
朞月所獻寶貨幣帛充溢廊廡仍令掌綰佇俟修崇乃
差軍將孫禧相度又差登封鎮將郭武等曰以尔早親
左右聽吾指蹤擇彼籽人臻其必菁雜用二十三處行
廊一百餘間莫不飾以丹青繪之部位栽松植木去故
就新不可一一盡紀俄而吏不敢欺告厥成功仍聽民
歌靡敢弗錄歌曰 時之泰兮 聖人功

政之清兮

君子風觀廟宇兮嚴潔類

明師考修崇足使謂者生肅然之禮祭者敦如在之

恭則

明神

貴人感應之地信不虛耳文

蔚棄簞無能編苦自許徒寄
化風之內幸窺修

飾之功是罄蕪詞直書盛事慮年代以杳邈勒貞珉而

斯在時軋德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廟丞前攝邠州定平縣令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劉仁

矩

朝散大夫行廟令兼監察御史裴陟

河南府押衙同監修王仁遇

隨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驍騎尉登封鎮遏使監修郭武

廟子唐令珣

鐫字人莫仁美

碑立化三門外庭乾德爲趙宋初年去唐未遠此書

雖似稍拙然瘦朴有骨略似歐陽率更

說嵩

記監修者郭武同監修者王仁遇而武所歷官有云
登封鎮遏使據宋史職官志未詳是文或當時亦權
設也與劉仁矩旣列銜試大理評事又題曰廟丞監
察御史裴陟亦書行廟令禮志詔嶽瀆并東海廟各
以本縣令兼廟令尉兼廟丞專管祠事然則二人皆
非縣令尉矣而亦兼此職當由宋初崇飾祠廟特任

若是也碑左側皇祐三年六月四日王珣琬題名一
右側景福二年六月二日張顓題名一珣琬所謂被
命祀土王者也顓亦言准詔祀事禮志土王日祀中
嶽嵩山於河南府題悉與志符

授堂金石三跋

蘇崑山外西南亂思悉與志并

卷三
蘇堂金

命顯王王各出散亦言并歸所事顯志王日麻中

亦此景顯志平六民二日張隨顯志一麻被視顯志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三終

六民四日王顯志顯志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二

夢英篆書千字文

唐千文篆書夢英以篆書之宋以

碑高一丈廣四尺三寸四分二十五行
行四十字篆書古文額在西安府學

千字文

勅賁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

百四十字篆書

南岳講華嚴法界觀賜紫沙門夢瑛篆并古文額額

前攝涇州節度巡官袁正已隸書

管內諸縣志

文不錄

卷一百三十四

大宋軋德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二品行京地尹上柱
國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吳廷祚建

武口郡安仁初刊

右梁周興嗣次韻千文宋釋夢英以篆體書之宋以
前釋氏之徒以書名者多矣而以篆古名始見於英

也

東里續集

瑛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敖而袁正己隸書方勁有歐

法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後人所及也

石墨
鐫華

夢英篆書千文勒石關中乾德三年節度使吳廷祚所立也其陰有陶學士眞書之序以爲史籀歿而蔡邕作陽冰死而夢英生推崇如此

鮑琦
亭集

右千字文宋僧夢英書他碑皆作英獨此作瑛千文他本皆云指薪修祐獨此作修祐英公自負書家同時獨推一郭忠恕獨不聞江南有二徐在耶予謂英公特長于書法耳未通字學也此及偏旁二碑皆步趨當塗尚不失六書架度至所作十八體便陸惡道

金石
存

案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唐太宗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其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歷中竝升爲二品晉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正二品國初樞密吳廷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升品也以此碑證之良然曾子固隆平集吳廷祚傳云宋興加中書門下三品宋史亦同皆傳寫之誤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夢英以篆法自名而體多閒架筆趨便易不若少溫之安詳端雅也且多繆體字如宙字應從由而作𠂔往字應從圭而作𠂔閨字應從王

中書近上爲帝王字而作閨

三書
乃金玉字

嚴字應從厂而作嚴匡字應從圭而作匡

頓字應從屯而作頓嫡字應從商而作嫡出字應從
心而作出克字應作亨而作亨列字應作列而作列
殿字應作殿而作殿丞字應作丞而作丞轂字應作
轂而作轂敕字應作敕而作敕觴字應作觴而作觴
眺字應作眺而作眺盟字應從血而作盟或省或增
或改變皆非正體又古無藏字只用臧古無崑字只
用昆古無潔字只用絜古無邈字只用藐古無懸字
只用縣古無塗字只用涂古無貽字只用詒古無妙
字實用眇古無悅字實用說此亦竝用俗字揆其故

蓋因玉出昆岡昆池碣石女慕貞絜絜扇員絜等字
本重疊故也又逍遙古只用消搖藝古用執此竟作
逍遙與藝律呂調陽本爲律召隨智永唐歐褚所書
皆然今則作呂更徵謬陋矣英書已傳數百年不能
免後人之譏如此攝管者可不知所取法耶

關中金
石記

按墨池編稱夢英

書史會要云
號臥雲叟

衡州人效十八體

書尤工玉箸嘗至大梁太宗召之簾前易紫服去
遊中南山此碑爲京兆尹吳廷祚刻石正夢英遊

中南時也碑已題夢英爲賜紫沙門則召見賜紫

者乃太祖墨池編作太宗者恐誤

夢英詩碑宋溫
舒贈詩有云十

九彤庭賜紫衣則英
公賜紫在十九歲矣

廷祚之賜功臣號與王彥超

同其同中書門下二品東都事略亦與碑同不獨
春明退朝錄爲然宋史廷祚傳廷祚字慶之并州
太原人建隆三年鎮秦州乾德二年來朝改鎮京
兆其刻此碑爲莅鎮之次年傳稱其好學聚書萬
餘卷尤崇奉釋氏觀其刻此碑可信史言不虛

京兆府重修清涼建福禪院記

碑連額高六尺四分廣三尺一寸六分二十九行行
五十字行書額題重修建福禪院之記八字篆書在
西安府

鄉貢進士司馬濤撰

廣願大師賜紫沙門道雍書并篆額

詳夫古皇遠降眞諦潛興恒星斂色以資祥麗日騰精而示化禪河乍顧教開不二之門雪嶺才登德服大千之界指月喻月示人分幻化之身非空卽空體物究死生之理爰開萬法是立三乘曇花云謝於西方貝葉是流於東夏法蘭朝漢述像教以開基達摩遊吳立性宗而設化潛口利用廣度口口戒珠蘊照乘之光心印蓄範金之色遠塵離垢守一物以長靈背僞歸眞悟三空而自口如窮法要湏味禪宗俾執者以逍遙渙如冰釋遣愚夫而穎悟豁若天開四蛇失貪愛之情五蘊證色

空之理其於像設亦假維口如無方便之門奚集孤高
之口息心達本與棟宇以資身割愛辭親賴焚修而證
果如崇大事須屬 高人卽有 故院主和

尚賜紫居進矣

和尚本薊門人俗博陵氏幼而

悟道共詳天縱之功長乃叅禪寔得生知之妙豁情田
而万頃遠若蒼梧澄定水以千尋潛如彭蠡愛懷實性
卽達正真不去不來已了涅槃之音非法非相早窮解
脫之源向覺岸以孤行守元機而卓立雖然了悟猶慕
口尋須屬 襄宗朝中軋寧年內特携虎錫遠訪

鵝郊侍

寶智禪師遊逍遙廢寺是羅什譯經之所

乃宗密造疏之園潛卜依口欲希營構詣

龍庭

而口射蒙

鳳詔以允從尋准

絲綸便謀興建

南連遠嶠盡爲常住之口北口長河悉是伽藍之地開

封壇而益遠建塔廟以增雄宛是上游蔚爲靈境

如遊聚落尚關依歸方懷擇地之情口感布金之兆於

大梁開平中卽有

京兆府觀察判官天水正

郎上申

使府特給

公文捨隙地於明街崇福

田於釋氏卽爲廨院便議經營稍除燥濕之虞漸起招
提之像長廊廣口方成締搆之功刻桷雕楹未假裝修

之力尋屬

和尚疾縈二豎身謝口桐崇口遏覆口

口功太樹窠如毫之績悲如弃井痛口崩榛迹後以釋
子口口俗門多事鴛鴦瓦墜空增蕭索之蹤鸛鶴軒來
真假因緣之力口口填壑以日繫時王生之詠靈光堪
增悄口丁令之歸口口是可潛然尋值口德初年
世宗御宇忽行釐革欲議廢停蒙 本府以飛賤奉

皇牒而准舊房廊漸壞雖貽口口口口池樹猶存
且口雍門之誚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將崇必葺之功湏
仗當仁之者卽有 院主僧清紹逍遙寺主僧清範
終造主大德賜紫終廣維那僧口操等寬親等觀物我
俱亡挺智刃以千星蘊道情而若水輕財重禮天資梗

概之心發譽揚名自樂盤桓之興乃願遺口口起口謀
共崇大壯之功各設中孚之信乃定吉日旋擇良功蓋
口口以增華貴暫勞而永逸紅樓再建宛如蜃吐之形
紺殿重修屹若鳳口之勢僧堂冰潔唯易舊以口新客
位風口亦去奢而卽儉香厨口肅朱戶精微全資慕善
之內得契無爲之口口日新月故究繕葺以非勞事畢功
成壯因緣而永固所願口資口聖口口金石以長
堅口贊

台慈等松椿而永茂次及飛走中及賢

愚共承三梵之緣同出六塵之境菴蘿園內口興寶蓋
之功口勒院中卽契龍花之會法眷修本修礼匡美修

隱匿秘并同勾當僧志海淨業等早口雉尾潛悟龜口
或入室以探元或棲口而得趣口鸞白鹿盡爲明

代之禎祥翠栢寒松並是空門之梁棟齊興上願獲就
殊因永貽荷檐之名長履真如之境施主張景口

賀敬璠張彥謙口諸公私助緣等情口長者口志慕

口口各分潤屋之資共助肯堂之力香焚薝蔔今朝而
已結良緣果證菩提他日而口口覺道旣口善事宜勒
貞珉濤也智不周身才非濟物口口途之口口口東
西窮法海之波瀾莫詳深淺旣辱旁求之請口揚口口
之名擲管囑文大有慙色時口口

大宋乾德四年二月十五日記

同學法眷清智賜紫口德慧口口口終口悟真終口

真匡口匡秀

按此碑爲沙門道雍書道雍名不見於書譜司馬

濤文亦繁蕪末題同學法眷僧名同學法眷之稱

勑見於此

三體陰符經

碑高六尺廣三尺六寸二分二十一
行行二十一字

黃帝陰符經

郭忠恕三體書

經文不錄

大宋乾德四年四月十三日建

安祚勒字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

集古錄

忠恕篆筆幾與徐鉉埒而尤以工小楷名畫入妙品仕宋爲國子主簿用酒狂得罪貶能自卜死日或云仙去不死也陰符最爲唐人所重褚河南前後奉敕書至累百卷中亦多精語是老子以下鬼谷以上人

作但非黃帝書耳忠恕既謫仙入宜其有會屢書之
而不足也

弁州山人稿

此忠恕三體陰符經以小篆爲則而工者翼之蓋古
文者篆之所自始而八分者篆所以化而爲楷之路
也必見古文然後知字之本形而千變萬化總由此
出見小篆然後知字之正體而後俗俚之譌凡不從
此生者皆不可以字見八分然後知今之楷法卽古
毫不相似而一一可尋其源流而歸其祖禰先生之
心亦苦矣非以誇博好異而已矣此刻爲宋初是時
字學未沫而二徐與先生又力振古法自夢英以下

無取矣

墨林
快事

此刻唐懷惲禪師碑之陰三體者以篆爲正而以古
隸分注于下也蠢字本從𧈧從𧈧而省爲𧈧最謬者
則列字之作𧈧耳其所用古文多無所本宋史稱忠
恕有古文尚書并釋行世今其所作汗簡中採錄甚
多字體亦正俗參半乃博覽之家非求精之學也篆
體既變少監舊法又加之筆畫謬戾何以示後

關中
金石

記

篆書千字文序

文刻夢英篆書千文碑陰二
十一行行三十五字正書

前攝忠武軍節度巡官皇甫儼奉

命書

在昔政弊結繩變生畫卦觀科斗之取象自鳥蹟之椎輪六法陳而大篆興八體分而異端起曰上下而指事仰日月以象形理既會元文亦隨變崩雲垂露窮萬化以通神鳳舞龍驤闢千門而企公聖雖學徒甚衆而能者蓋稀有書僧夢瑛荆楚之開士也本其鄉

黨青草連洞庭之波詢其名位紫稻惹田衣之色幼探內典志在於法觀旁通外學行在於篆書嘗以世之千
字言無二者禪師智永遺蹟斯在遂服膺肆業自我作
式易銀鈎爲玉筍代隸字以古文工隨歲深名回藝顯

聚弃筆以成塚顧臨池而盡墨史籀沒而蔡邕作陽冰
死而夢瑛生則代不乏賢諒非虛語 聖

朝丁卯歲庚子瑛公來自咸鎬觀光平象魏袖
所業千文惠然見賜且曰而今太尉相國濮陽公
建節關中表率西夏挈瓶飛錫時棲賓館隱几函杖屨
親講席俛勒斯文用傳不朽以穀三署交官 七

朝掌誥請陳事實用紀碑陰撫絃雖昧於希聲擗管聊
書於小序庶使陳倉獵碣同瞻拂劫之衣汲塚筠編不
化焚書之火時仲春十日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
知大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事陶穀於 東京序

大宋乾德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立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行京兆尹上柱
國濮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八百戶
吳廷祚建

武成郡安仁裕刊字

英公于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
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

之堂者

石墨
鐫華

按太祖紀乾德五年十一月癸卯改元開寶此碑

以九月二十八日立故仍稱乾德五年文爲夢英
千文序千文刻于正面此序卽刻于其陰千文以
乾德三年刻陶穀撰序在丁卯仲春爲乾德四年
而刻以五年蓋非一時之事也序末與千文同列
吳廷祚銜名史載廷祚以乾德二年改鎮京兆開
寶四年來朝遇疾卒其在京兆八年之久矣宋史
陶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出諸懷中以進
太祖甚薄之此序乃自述其三署交官七朝掌誥
誇以爲榮甚矣其鄙也傳又稱穀諸子佛老咸所
總覽宜其爲英公作此序也函丈作函杖全謝山

云出禮記王子雍本

摩利支天等經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六寸三分作五截上二截皆
二十行下皆二十六行行十一字或十字不等正書
在西安府學

汝南袁正己書

佛說摩利支天經

京兆府國子監

神王女抄多摩尼莫說

梁代失譯

經文不錄

安仁祚刻字

助緣樊有永弟有遂

前攝節度推官劉知訥施石

李奉珪畫像

乾德六年十月十五日施主徐知舜建

其經永在監內留傳

黃帝陰符經

京兆府國子監

經文不錄

武威安仁祚刊字

助緣樊有永弟有遂

翟守素畫像

前攝節度推官劉知訥施石

乾德六年十一月九日施主王處能建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前作黃帝問道廣成子書俱不惡書者爲汝南袁正己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

矩也

石鑿錫華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經立於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文字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己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淡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焉蔡襄稍爲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陵夷至於顛老古法埽

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墨林
快事

按摩利支天經并咒今大藏盡字號內凡有四種
一曰大摩里支菩薩經四卷宋明教大師天息災
譯一曰末利支提婆華鬘經一卷唐沙門大廣智
不空譯一曰摩利支天陀羅尼咒經一卷失譯人
名開元釋教錄附梁錄蓋摩里支末利支與摩利
支音近而有異文耳此經一卷亦大廣智不空譯
而此碑但署鈔說者二人云梁代失譯不署不空
譯之名豈不空譯本宋初未傳於世耶此經與陰
符經同刻一碑皆袁正己書畫像則李奉珪與翟

守素二人分列于經首今大藏每經卷首必有佛像此其權輿也

張仲荀抄高僧傳序

碑連額高六尺一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十七行行二十四字行書篆額在西安府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陶穀撰

南嶽宣義大師賜紫夢英書

遷客郭忠恕篆額

浮屠氏之教其來久矣自昔金人入夢白馬來朝像法聿興奇才閒出僧會東下吳俗從風羅什西來秦人被化圖澄馳名於趙國惠遠傳法於廬山自迓已還厥徒

孔熾宏道者指白蓮而結社求法者度雪嶺以尋經至
於浮杯飛錫之流黃眼赤鬚之士論堪揮塵講必雨花
示現則吐膾成魚布施則投身飼虎戒珠月滿慧劍霜
明五蘊皆空諸漏已盡去聖逾遠其道日彰盛事芳蹤
不可備載清河公好古博雅君子也以爲兼門行跡非
在九流一物不知未能無恥乃徧閱茲傳至于載三略
彼浮華振其機要分爲十卷以類相從予覽而異之嘻
張公之才美作事可法得無旨乎孔氏以德行政事言
語文學爲四科昇堂者顏閔而已達磨寶誌之輩亦釋
門之領袖甚有可觀夫童子救蟻之仁乃德行乎祖師

傳燈之要乃政事乎道安弥天之論乃言語乎湯休碧雲之句乃文學乎立其教則有殊歸其理則無異稽乎用意豈徒爲一書哉起予者商不敢無述

僧義省助緣

安文璨鐫

紹元大師施石

袁允忠 房仁頊 張仁遂於長安共建

湯休碧雲之句乃文通語也謂之釋氏之文學可乎
陶學士文真法門之畫葫蘆者英大師書亦筆冢之

盜枯骨者不足辱吾書意也

弇州山人續稿

英公以正書爲得行筆非所長也篆蓋者乃郭忠恕
郭小字篆文習見之此漸大而尤有典則八字元爲
兩行行閒甚闊余手自裝潢聯作一幅

墨林
快事

按高僧傳今所存者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撰凡十
四卷其見於隋經籍志者爲齊釋僧祐撰亦十四
卷然慧皎序謂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
僧所無甚衆慧皎因是增廣爲二百五十七人又
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則僧祐本與慧皎合矣別
有續高僧傳四十卷唐釋道宣撰始于梁初終唐
貞觀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人此二

書今皆現存大藏中此碑陶穀撰序不甚明晰不知張仲荀所鈔者慧皎本乎抑道宣本乎其書十卷久已不傳惟存此序蓋當時刊板之法未甚流行全書刊石爲難祇刻一序以明大義猶夢英不書說又全部而但存部首刊石傳世之意也張仲荀無傳可考碑無年月據撰者陶穀書者夢英則皆在宋太祖時而篆額之郭忠恕題曰遷客宋史忠恕傳建隆初被酒與御史競於朝堂坐貶爲乾州司戶參軍又擅離貶所削籍配靈武其後流落不復求仕進多遊岐雍京洛間至太宗卽位始召

赴闕授國子監主簿則其篆碑額亦在太祖朝遊
雍岐之時故署爲遷客也

新修唐高祖廟碑

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廣四尺九寸二十五行行五十
九字至六十四字不等行書額題大宋新修唐高祖
皇帝廟之碑
十二字篆書

大宋新修唐高祖神堯皇帝廟碑銘

并序

朝請大夫行尚書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權判昭文館
充史館修撰判館事柱國賜紫金魚袋臣扈口奉

□□

翰林待詔朝議大夫太子洗馬同正臣張仁愿奉

勅書

昔者洪水懷山下民方割堙之者禹也有夏多罪天命
殛之順之者湯也紂爲不道毒痛四海伐之者武也隋
失口馭塗炭六合代之者唐也雖口干戈揖讓步驟不
同至於應天順人爲民除累其義一也唐之高祖曰
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姓李氏諱淵寔天之英寔地之
靈體曦舒之至明稟融結之元精應符口而出順時運
而生體貌多奇乃軒皇之瑞表寬仁大度卽漢祖之英
風故舉義叅墟堯起唐侯之比也陳師渭曲武誓商郊
之類也口口建口口之號以表至公尊太上之口以存

大義然後受九錫之備物口三口之盛躅開基御極莫
之與京若夫氛霧翳天晞之者杲日黔黎塗地拯之者
聖人隋自大業末年羣盜蜂起大則跨州連郡竊帝旨
王小則斬木揭竿攻城剽邑茫茫九土盡爲麋鹿之場
擾擾羣生俱充蛇豕之餌亂離瘼矣爲之何哉

帝時以英武之姿逢板蕩之世思欲救兆民之平
瘵拯六合之橫流濡口不辭奮衣而起加以寬厚容物
則賢者爲之伐謀明恕愛人則勇者爲之決戰豪傑因
之而景附億兆由之而欣戴故得活口黎於焚燎易愁
怨爲謳謠口合羣心終陟元后自肇有書契綿厯載祀

撥亂濟時之主創業闢統之君如

帝之比

者幾何人哉

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

至德仁孝皇帝名輝

帝錄口綜

王猷順元

識以

口飛聳

鴻基而嶽峙

油雲

在上羣生欽

下濟之恩

瑞日升中六合

仰

無私之照窮夏禹奠山之蹟盡口四口罄周

官經野之疆咸輸九貢頌聲斯作瑞牒爭陳日月爲之

貞明河洛以之開與然猶若稽遂古緬慕口芳訪墜典

於石渠感受口於

口口以

帝昔膺

土運奄有瑤圖泊谷變以陵遷遽光沉而薰歇矧自唐

祚將季秦旬挺祓一抔曾盜於漢陵三月幾焚於驪岫

我皇帝思延歷代

澤漏重泉惜魏帝

之銅臺空存舊趾嗟茂陵之玉盃口出人閒乃

命授以規模修其圯墉仍頒

寵詔就建靈祠因

獻陵之下宮據畢原之故地鳩工葺事不日而成觀其
正殿中蹲景福靈光之比也迴廊口聳未央建章之類
也其像塑也飾之以金碧丹青其服御也賁之以藻火
粉米良工盡妙能事咸臻及大匠之告成

命詞

臣以紀事微口口口

口口乃再拜稽首口言

口昔

唐高祖鑒軋構象載育含靈括地開

階重垂大統故能使一十九葉克口於鴻圖三百餘年
口守其清廟彼乃得之口口口

今我后儀

天立極稽古臨人蒼璧黃琮屢謹

圓丘

之祀金口玉檢將行岱嶽之封

皇業聿興人口

口口此乃得之於後也口知前聖

後聖不謀而

同以古以今相去何遠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焉宜乎

德音是

隆祀典惟豐仍口豐碑以示來世敢遵睿旨虔杼斯銘

銘曰

唐昔受命 奄有神噐 高祖奮庸 肇基文陛 重

魚累洽 綿三百祀 宋今應運 澤流厚地

我后握圖 文經武緯 垂裕儲休 卜三十世 伊

二聖兮相望平聲 諒於湯兮有光 念高山之燕

沒 嗟舜野之荒涼 乃搆原廟 隆其棟樑 乃潔

明祀 脩以蕭薌 口口如口 靈祇允感 敢載言

而紀績 期地久兮天長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七月口子朔二十一日口口建

新修周武王廟碑

碑高九尺一寸廣四尺五寸二十四行行五十五字行書

大宋新修周武王廟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多遜奉勅撰

翰林待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勅書

古者聖人體軋坤樹道德功濟天下法施生民歷代咸
欲稱其名美其事或樂章以歌之或畫像以讚之亦以
爲宣揚前列敦厚王化其有濟黔首倒懸之命成域中
太平之績盛德鴻業垂光典墳傳萬代而不朽者其惟
周武王乎嘗觀樂音大武將闕其歌云於皇武王無競
維烈又觀畫讚黃初舊文其詞云桓桓武王救世濟民

皆謂追美褒揚遺德歷彼千祀往聞虛詞曾未若崇一時之典章振列聖之耿光訪陵寢以奉之柝戶人以守之乃建祠廟乃崇祀典先王不能有其制前代未能行其事出自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

孝皇帝冠絕古今之

聖德也將以事實刊於貞

珉乃

命微臣對歌休烈謹再拜而稱曰伊昔皇風

肇興西土磻溪協德時雨降而山川出雲孟津會盟天

機發而龍蛇起陸旣而威加四海化成天下武王之德

可得言焉若乃戎車虎賁右旄左鉞赤鳥上屋表天命

也白魚入舟象人事也仗大義而平定任純誠而臨御

旌賢人而示來者所以表商容之間重烈士而悼云亡
所以封比干之墓先濟民而後圖國用所以散鹿臺之
財輕積廩而重違物情所以發鉅橋之粟暴斂殘毒自
我而息遂致群心翕然口口斯應海內黎庶捨塗炭而
登春臺寰中歌謠釋豐蔀而見白日及乎敦治本澄化
源封五帝之後嗣削五虐之弊政命周公旦營成周而
卜洛命太公望授賜履而封齊分治西陲委邵伯之共
功保釐東郊有畢公之繼德宇內由是安泰民風所以
和暢豈直休牛歸馬但美於偃兵保大之功空歌於成
德者哉揚積世之大業成後嗣之丕基生民已來鮮能

諭者

我皇所以覽虎觀之史籍披職方之圖誌

鄆邑故地得其舊陵因

命守臣躬往省視乃曰陵

寢如故而荒榛之路弗禁於樵採廟宇甚陋而牲牢之
奠無聞於俎饌上言至止

帝曰吁哉以爲廢修

寢園無以褒聖王之德教守無人戶無以奉古陵之封
植旣而封植有所守奉有戶非嚴肅於廟貌何崇重於
瞻仰於是下

明詔命有司榘楠杞梓集其材公

輸匠石規其制將作圖畫以承式

宸扆臨觀而

命使廷臣受

詔輶車載馳揆程鳩功不日而就徒觀

其殿宇巍巍丹楹赤墀瑤軒藻井金階寶砌迴廊環周

彫瑩對飛朱欄綺疏交錯光輝何修奉之所至而輪奐
之若是則知武王以大聖之德思濟於人民 我

皇以不刊之典光揚於祭饗使彼功不昧而 我德踰
盛太牢致奠極崇重也二時行禮立典制也嗚呼天本
無親惟有德而能親之神非常饗惟克誠而能饗之是
使陰助 景福而明垂令典豈止犧象元酒江文通稱
薦德之辭簠簋香其陳叔達口口口之作徵諸舊籍謹
爲銘云

卜世其昌卜年其長以德嗣德天鍾武王景祚無疆神
智無方以聖觀聖時惟 我皇褒盛德口口起追遺風

而載揚口武成於周書兮其功未彰歌下武於周頌兮
其道未光不若因我朝崇廟饗億萬祀與國史而同
芳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十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建

宋修周武王廟碑盧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
年建蓋與唐太宗廟同時修葺者廟近王陵今廢圯

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石墨
鐫華

右碑行書可觀有宋立于本廟在縣北一里今失其
址碑見存于今廟中夫有宋于文武成康俱于境中
建廟與碑今止存此碑與康王碑而文成不可考矣

噫四聖王陵寢俱在而廟貌頽圯非闕典而何

咸陽金石

遺文

宋史禮志太祖命李昉盧多遜王祐扈蒙等分撰嶽
瀆祠及歷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詔孫崇望等分詣諸
廟書于石此其一也文稱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
至德仁孝皇帝攷東都事略載開寶元年八月戊辰
羣臣上尊號與此正同宋史本紀聖文作大聖誤史
又移上尊號于十一月恐亦誤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崇望書宋時謂之院體蓋用集聖敎序筆意而加豐

潤者趙囑謂出于吳通微恐未必然

關中金石記

新修唐太宗廟碑

碑高八尺廣四尺二十
三行行五十字行書

大宋新修唐太宗廟碑銘

并序

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分判度支公事柱國臣李
瑩奉勅撰

翰林待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勅書

軋網裂地維絕國風歇王澤竭天命聖智率其雄傑於
是補其裂紉其絕續其歇益其竭三才區別以更始萬
物陶鈞而煥發東西南北張再造之軋坤春夏秋冬皎

重新之日月功有如是之大者臣見之于

唐太

宗文皇帝者哉頃以暴陷失圖蒸民無象內則鑄金珮
玉縱虵虺於賢良外則弭節橫戈恣豺狼於郡縣頤下
民由我而曷訴指上帝何知而可欺惟惡乃常謂善無
益五行四序錯亂之道疇依九州八荒焚溺之災孰救
文皇帝泄彼怒氣奮爲義聲迅雷出地幽蟄以
而啓戶應龍御天陰靄謂之作氣厚其禮所以歸多士
虛其懷所以結群心黎庶由是樂推英雋於焉景附君
臣之分斯定天人之機交發靈旗南指泛鷁之徒不廻
神兵西出剪鶡之郊甫定然后芟建德誅世充降李密

逐薛舉日不暇給寔繁有徒暨乎姦僭平河洛宅僊雅
集禮樂興嚮明恪居恭默勤政擇臯叢伊呂之具以調
陰陽求龔黃卓鄧之才以敷教化於是五刑恤五教寬
六宗秩六府完桀紂威虐之政不日而革堯舜清淨之
理暮年而旋夫如是孰不謂帝道之輝焯王業之艱難
者焉旣而和氣凝澆風變在天成象景星高而甘露零
任地班形芝草植而騶虞見倉稟實而禍亂不作俎豆
修而祭祀不絕予以傳十八葉垂三百年享國稱孤由
帝而有
今皇帝以文武迭用寧中外以刑德交
舉綏賢愚化孚萬邦歲俯一紀述者臨便殿顧台臣乃

曰功蔽生民一時而可配天地迹流信史萬古而若揭
日月者前代聖王之德歟豈可使蕪沒陵園湮沉黍稷
苟盛典以弗舉俾後代以何觀於是給豐財募奇匠啓
舊葬所以極衣冠之飭搆新廟所以正祭祀之期旋聞
列藩咸訖不續揚此能事属于盛朝仍分詞臣

各誌年籥微臣僂僂承命怔忡省躬執簡登朝言直方
慙於任座揮毫撫石思遲空類於馬卿將何無愧之辭
仰紀非常之美但遵睿旨因得直書庶明乎信

陵有護冢之恩止憐列國比干有封墓之賜但念忠臣
將求其倫曷足稱忤而已哉謹爲銘曰

天地既否 雲雷違屯 平此多難 鍾于大君 大
君肇興 大義斯作 雲出山川 奧開河洛 河洛
既宅 華夷以康 曾如是者 太宗文皇 文皇未
起 考四維如燬 文皇既位 考八荒如砥 文皇之迹
考炳如丹青 文皇之功 考配于天地 今我后念前
王 修盛禮 陵廟載嚴 衣冠式備 仍命鴻筆
克揚能事 非獨以耀豐恩 輝永世 抑亦使深爲
谷 考高爲陵 英烈之聲 不墜美矣 開寶六年
歲次癸酉十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建
新修光武皇帝廟碑

碑高一丈一尺六寸廣五尺六寸七九行行四十五字行書

大宋新修後漢光武皇帝廟碑銘

并序

太中大夫行右補闕內供奉柱國臣蘇德祥奉

勅撰

翰林待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勅書

祭法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方得在祀典祭義曰宮室
既修墻屋既設所以交神明惟後漢起南陽靜

諸夏康濟於一時惟

大宋舉墜典秩無文輝映

於千古是知祠祀其來尚矣沿革成禮可得言焉昔者

漢運中缺新室不道九縣颺起三精霧塞劉聖公以繡
緇之衣憑凌冠蓋劉盆子擁赤眉之衆竊弄干戈跨州
連郡蜂飛蛸起

光武皇帝攘臂一呼群心四附
決昆陽之戰克平百万之敵拔邯鄲之壘遂應四七之
符築鄴邑之壇予以授天命定洛陽之都予以順人心
若乃起於民間始無尺寸之土乘乎帝位終爲夷夏之
君復能日慎一日安不忘危口口覽機摧日吳乃罷或
躬閱經史夜分乃寐保全功臣而奉朝請進用文吏而
責時務易凶歲爲豐年變亂代爲治口口國二百載傳
位十二帝則前之言禦大災捍大患

光武之道

諒無媿焉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

仁孝皇帝端居九五之位交泰億兆之民

德威四

方擒僭偽之君者二歲周一紀口郊祀之禮者三而猶

避

興化之鴻名讓

成功之懿号若朽索

之御六馬不捨

戒懷理大國如烹小鮮自然均化

制前古未行之禮旌歷代有道之君於是下

明詔

命有司陵寢除荆榛之穢廟貌拯籩豆之潔則前之言

修宮室設墻屋

我皇之旨侯其偉歟美哉

新廟旣已成能事亦已畢爰覃

睿旨俾建豐碑臣

猥以虛孱亦忝撰述敢揚

茂實謹作銘云

開闢已來 聖帝明王多矣 粵若無位而興 無兵
而起 自民間兮爲天子 而能掃蕩煙塵 混同文
軌 保功臣之令名 進文吏而致治 有始有終者
惟光武皇帝而已 光武旣沒兮餘荒陵 我皇制
禮兮崇明祀 正殿歸立 長廊對峙 遵豆極其蠲
潔 土木窮其壯麗 貞石勒銘 庶幾乎天長地久
知 我皇之旨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 月 朔 日 建

新修嵩嶽廟碑

碑高一丈三尺二寸廣五尺二寸二
十五行行六十四字行書在登封縣

大宋新修嵩嶽中天王廟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

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多遜奉勅撰

翰林待詔中散大夫行太僕寺丞柱國臣孫崇望

奉勅書

真雅稱山大而高者嵩也詩人謂峻極于天者嶽也名
義昭著布在文籍齊德泰華而獨峙于中方俯視河洛
兩助成其秀氣惟神是宅炳靈孔昭以太史琬

璣察軋文知其協星辰之定域以陽城土圭測日景知
其居天地之正中萬山四顧而來向峭壁高聳而直立

太室少室左右之勢通朝陽夕陽東西之分心神仙秘
洞府則浮丘子晉隱別館於巖巒帝王會衆神則秦皇
漢武著古跡於壇廟眇觀歷代厥有祭法播在典故垂
諸禮文四簋六甄崇其儀制一禱三祀著爲彝章

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平
六合澄清四海精誠貫於白日德教加于百姓

凝旒顧問侍臣預對謂天設神府陰主人事者
何也曰嶽神也地迓王畿位正中土者何也曰

嵩高也嵩高何神也曰中天王也中天之封何

代也曰唐興宗天寶五載也帝曰吁我其

念哉嘗聞

天垂元鑒

神助陰騭合道則

祐之反是則禍之

神以我爲有道之君故祈禱

應

神以我爲求理之代故風雨調

神以

我有愛民之心故稼穡豐穰

神以我有惠物之

志故煙塵掃盪我今虔意思有報者夫祀事恒典也何以加焉封爵舊制也無以增焉將欲隆萬人之瞻仰莫若嚴續塑必欲垂永世之崇重莫若闡廟貌乃命

盡輪奐之美先列於畫圖又

命擇貞幹之臣就護

其力役厥功告畢有司上言復

命勒銘貞珉以盡

紀鑑盛矣哉

聖人之德冠古無倫以軋覆坤載

爲楷模申之以周物以堯步舜驟爲軌躅益之以緩轡

猶能不以運祚自大而

讓德於

元功不以

治平自高而

推謝於

神貺不以豐登開托

驕其

志每

志務乎允恭不以祠祀齋莊邀其

福欲福臻於黎庶修建旣備瞻奉有所牲牢蠲潔瓊俎
羅列使四望之禮煥赫於典章綿被歲月垂諸碑碣俾
百王之道無儲於法則夫如是則每言

執大珪

登泰壇柴燎一舉而

天神下降者信矣則知

嶽神奉

上天以安物因

我皇而昭應

惟仁是助潛契

寬恕之德惟明是贊默協和平之

道是故

言必從祈必應泰吾國安吾民者豈徒然

哉蓋人神交感之若是也上古稱以待風雨易之以宮
後世謂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本以純素漸崇壯麗
至左平右城著爲禮容範金合土窮其華飾先王或
心祠禱崇奉虔誕望仙作宮遂極土木之費夢虵立
大設廟堂之饗雖紀在方冊而無所取法今之建嶽
奉

嶽神大增其華而不在奢侈曲盡其美而

無勞役嚴殿宇崇門垣雕梁彩棟連甍接廡連軒洞
庭瞻之肅然有以見

我皇稽古守丕爲民崇祀

之心形容於斯廟也不假採策知

神有延洪之

貺不俟磨崖知

我有永久之法然而冠古立制

敷祐垂德不有譏錄其何宣著微臣職備禁署日覩盛事奉

命叙述文不逮意豈獨使四海一統漢臣傳

華嶽之碑百堵九成周史頌終南之廟敢用實錄而爲銘云

惟天保民 在乎歲功 惟聖治民 暢乎時風 奉

天助聖兮感而遂通 昭昭嶽神兮鎮于寰中 備物

有秩兮祀事是崇 所以古禮之垂文兮五嶽視三公

惟民戴君 尊乎寶位 惟神祐君 伸乎大義

愛民奉神兮潔誠以祭 皇皇聖王兮重彼明祀 昭

以靈貺兮顯乎嘉瑞 所以漢帝之告功兮嵩山呼萬
歲 視三公兮表崇重於薦神 呼萬歲兮告延洪於
聖人 天地之中兮嵩高磷磷 寰海一統兮景福無
垠 我之盛德兮超彼前聞 我之祈福兮在于生民
豈比夫獻壽之聲兮標漢史而徒云

開寶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辛巳朔日建

右嵩嶽中天王廟碑盧崖州撰有唐季衰薊之風孫
崇望蓋以書待詔者運筆固圓熟母乃通微院體之

遺耶

兗州山人
四部彙

開寶六年重修中嶽廟碑盧多遜之筆而孫崇望書

之者也中州金石之文自葉井叔漸搜出而予所見者得之范侍郎天一閣二百年前搨本古香古歡更

爲希有

鮎埼亭集

宰輔編年錄開寶六年九月己巳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除此與
周武王廟碑一立於十月一立於十二月猶稱翰林
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者撰文時猶未執政也

潛研堂金

石文
跋尾

崇望書郭進屏盜碑甚瘦勁此又以圓勝王世貞指
爲吳通微院體之遺子觀宋初人書尚有唐人風格

不似後來逞姿作勢致臨書者未盡其長先受其弊

耳

中州金石記

新修商中宗廟碑

碑高一丈四尺六寸廣六尺四寸五分二十一行行五十四字或五十六五十三字不等行書

大宋新修商帝中宗廟碑銘

并序

宣德郎右拾遺臣梁周翰奉

勅撰

翰林待詔朝請郎太子率更寺主簿臣司徒儼奉

勅書

眇觀上古逖聽前王尊盧栗陸之代興燧人有巢之更
王皇猷允塞五帝步而同驅盛德光亨三王驟而並軌

信至治者乃稱其茂烈語聖嗣者必本其鴻源雖子孫
垂裕而克昌亦昏明繼世而迭有載籍具在可得而言
案商本紀帝太戊契二十一代之孫
雍己之弟司徒事夏佐治水而有功天乙勤商祀諸侯
而受命惟
帝克大祖宗之業生知皇王之道臨
下有赫在上不驕休光炳然燁燁耀世
天下之十五載
王塗無外
帝理有光

文德誕敷遠人來格

武功大定凶族咸

劉
惠澤霑于黎元和氣煦于昆蟄恢禹迹之遐
理復
中州之故封蠻蠻之元歲紀職方之籍象

胥之譯時踐藁街之庭加以天下大寧海內如砥陰陽
水旱罕值於天災山川鬼神必助於
聖作郊丘
備物之祀祖考孝思之誠三陞
紫壇

親奠蒼璧帝王之能事畢舉邦國之墜典聿脩爵鄧侯
之孫興廢見乎厚德封黃帝之後繼絕表於至仁居一
日
皇帝若曰歷代
帝王各膺靈數
驪翰共於先躅正朔被於中原雖年祀寔遐而園寢尚
在瘞錢口發穿窬者注焉陵土皆抔樵蘇者弗禁朕載
用震悼豈忘寤興有陵闕之處宜令並禁樵採仍各建
祠廟一所務盡宏壯光靈賁於萬古
皇明照於

九幽粵以開寶辛未歲經始以壬申歲畢功事越非常
功海不朽太牢之饗遂軼於中祠二簋之誠必更乎
禮至于豆甗之器祝史之辭率非舊章皆用新典當
泯然之俗紛若之巫禱請天時將有豚蹄之愧諱譁
宇益知銅鼓之非將鏤貞珉以觀永代臣仰承
睿旨實竦英辭採舊史以披文但瞻陳述染柔毫而叙
事終玷清芬拜手颺言謹作銘曰

司徒佐禹 聖謨有裕 成湯勤商 一王業云昌 祖

宗昭顯 子孫蕃衍 盛德聿興 靈猷允升 世去

千古 陵荒無主 廟貌不陳 禱祀何人 皇鑒昭

晰興廢繼絕陵樹無焦德音孔昭乃興大構
以資靈祐端拱嚮明凜然如生載披青簡
帝文炳煥桑穀生朝旦暮雅高脩己履歷妖
不勝德君道允常休有烈光禮文載秩宣揚
茂實碑於廟門終古其存

開寶七年歲次甲戌四月己卯朔十六日甲午建

按新修帝王嶽瀆廟碑凡六通一曰唐高祖神堯

皇帝廟一曰周武王廟一曰唐太宗廟一曰後漢

光武皇帝廟一曰嵩嶽中天王廟一曰商帝中宗

廟前五通皆開寶六年立末一通七年立修廟立

碑事太祖本紀不書惟見於宋文禮志云在廣南
平後而不著何年按平廣南乃開寶四年二月事
則修廟立碑之命在四年以後六年以前矣文獻
通考載乾德四年詔合三十八帝陵寢禁樵採廟
貌設牲牷開寶三年河南鳳翔京兆耀州言自周
至唐凡二十七陵並經唐末兵亂開發詔具棺槨
以葬長吏致祭以上所載皆未詳晰不知當時立
碑者止于二十七陵抑合三十八帝今所見之碑
拓止此五帝一嶽其餘蓋不可知矣六碑文皆通
脫無須考辨撰文次唐高祖廟爲廬口勅其名卽

扈蒙也周武王廟皆盧多遜唐太宗廟爲
李瑩光武廟爲蘇德祥商中宗廟爲梁周翰書碑
人唐高祖廟爲張仁愿商中宗廟爲司徒儼餘四
碑皆孫崇望宋史扈蒙傳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
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黜爲太子左贊善大
夫稍遷左補闕乾德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
而不載其行尚書左司員外郎東都事略與碑同
史似誤以左司員外郎爲左補闕也盧多遜傳多
遜懷州河內人乾德三年加兵部郎中六年加史
館修撰開寶四年命爲翰林學士六年遷中書舍

人參知政事碑無史館修撰兵部郎中作兵部員
外郎宋史宰輔表六年九月己巳盧多遜自翰林
學士兵部員外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則傳作兵
部郎中者誤也碑建於十月十五日而結銜不署
參政者撰文當在九月以前也李瑩蘇德祥俱無
傳瑩見宋史太祖紀開寶七年五月戊申朔殿中
侍御史李瑩坐受南唐餽遺責授左贊善大夫梁
周翰傳周翰字元褒鄭州管城人開寶二年遷右
拾遺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碑惟載宣德郎右
拾遺而已張仁愿字子正司徒儼俱無傳石墨鐫

華稱宋修唐憲宗碑見仁愿書又載周康王廟
碑黃遜浮撰孫崇望書今憲宗康王二碑未見而
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中天王諸碑石墨鐫華俱
未之及殆諸碑在明時未顯耶





